

## 瓜味人生·南瓜

文/刘旭东

南瓜,也叫中国南瓜,俗称“番瓜”、“饭瓜”。葫芦科。一年生草本植物。花冠裂片大,先端长而尖,黄色;雌花花萼裂片叶状。果长圆、扁圆、圆形或瓢形等;果面平滑或有瘤,老熟后有白粉;赤褐、黄褐或赭色,更有蛇纹、网纹、波状斑纹的。须在无霜季节栽种。果作蔬菜、杂粮及饲料,种子供食用或榨油,也供药用。

我不喜欢吃南瓜。

在瓜中,我觉得它的档次最低。我的老家人们都叫它“Fan瓜”。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叫南瓜。至于写成“番瓜”还是“饭瓜”,恐怕更是少有人去细想。在我看来,这两种写法都有道理。前者表明了它的来源,后者说明了它的用途。许多时候,番瓜是当饭吃的。也正因此,我觉得它不上档次。我不喜欢南瓜,简直有些忘恩负义。因为“瓜菜代”的时候,它曾作出过贡献,帮人度过了饥荒。我小时候是吃怕了番瓜的。番瓜饭、番瓜面、番瓜汤,我一听到番瓜就头疼。但是现在当人们都在“吃回头”的时候,偶尔吃一点番瓜,似乎成了一种享受。一种新的吃法是,将南瓜与糯米面和在一起,做成饼子,入油锅烹之,名曰南瓜饼。南瓜饼呈金黄色,色泽诱人,吃在嘴里香、脆、甜,只是南瓜的味道已经很淡了。

我不喜欢吃南瓜,却喜欢吃南瓜籽。南瓜籽通常是当炒货吃的,但我家却喜欢吃新鲜的。剖瓜去瓢,挤出瓜籽,然后加盐和油放在饭锅里同煮,开饭时食

之,风味绝佳。

还有人吃南瓜藤。南京的菜场上就有卖的,起初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物,以为是空心菜,小贩说是南瓜藤。我不敢相信。原来他们将南瓜藤的表皮撕掉了。一次我在溧阳出差,吃到了清炒南瓜藤,脆香可口。看来,只要有想象力,人类可吃的东西,还可以不断地开发下去。

英语把南瓜、笋瓜等统称为winter squash,意为冬天可以收藏的瓜,成熟的南瓜长到秋后,放在干燥的地方,确实是可以过冬的。不过,可以过冬的南瓜,在美国却不是用来吃的,而是用来招待鬼的。美国的南瓜与我们的不同,都是桔红色的,而且特别大,10公斤一只的根本不稀奇。每年的万圣节又叫鬼节,美国人家家都要买几只大南瓜摆在门口犒劳过往的鬼神,还有将瓜掏空,做成各种各样的鬼脸吊在门口,很是有趣。这种风俗约定俗成了文化,这种文化又带来了产业。于是一到秋后,美国的农场可以看到成片成片的南瓜田,那桔红色的南瓜长在田野里,远远望去,真是风景那边独好。

南瓜可以久藏,实在是一大优点,有一回险些发挥了救命的作用。

唐山地震以后,人心惶惶。那年我们也在防震棚中度过了夏天和秋天。每天都在设想着种种灾难的可能,其中有一个问题让我们为难:地震了,没有灶、没有草、没有粮,一句话,假如没有

吃的,怎么办?

这时候,母亲出了主意,说:可以吃番瓜。

全家以为为大妙。

我说番瓜是生的,怎么吃啊?

母亲说番瓜没有毒,生吃就能活命。有得吃,总比饿死强啊。那一年番瓜真是丰收,摆在家中一大堆,形状各异,有的象牛腿,有的如蒲团。看到这么多的番瓜,全家人的心中都踏实了许多。

但是地震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。我们等得不耐烦了,又从防震棚里搬回了家中。终于有一天下午,我在睡梦中被一阵暴雨惊醒。睁眼一看,外面天昏地暗,狂风大作,暴雨如注。这时候,县委书记在广播中反复叫喊:“请大家立即进入防震棚!”

我一看,大事不好,连忙拉起妹妹就往防震棚里钻。

那时候,妹妹还不到八岁,她抱着枕头不放,跟着我冲出房子。

我灵机一动,大叫:不要枕头,要番瓜!番瓜也可以当枕头!妹妹听后立即放下枕头,去捧番瓜。于是我们一人抱起了一只大番瓜冲进了防震棚里。

惊魂难定,我们在防震棚里喘息着等待地震,但是地震却始终没有发生。

多年以后,我和妹妹说起捧番瓜这一幕,总是禁不住哈哈大笑。■



缓缓归画/老树

## 暂别

文/杨葵

清明去墓园。

繁忙的当代人,至少留了这么一天,面对逝者和死亡。

夜里就开始下雨,为了躲避这个江南小城的扫墓大军,我们凌晨出发。按钟点天该亮了,但是雨一直下,天被潮气压伏着,亮不动似的在挣扎。路灯还没熄,还像在夜里。夜何其?夜未央。

今年清明特殊,不像往常祭扫自家长辈,而是远行千里,送一个新逝的朋友回故里安葬。他早年聪慧,是这座城市的高考状元,后来就留在北京。正值生活事业都好的壮年,查出骨癌。截了一条腿,拄了拐,必是经了外人难以想象的煎熬,好不容易面容才有了光。一复查,癌细胞转到了另一条腿,也要截。他再不愿拖累家人,一个黑漆漆的凌晨,写了遗书安排后事,然后跳了楼,在异乡北京。

就在那个黑漆漆的凌晨,再稍早那么三四个小时,一场万众瞩目的球赛曲终人散,我们几个随着散场人群,溜溜达达来到一座楼前,坐在门口台阶上抽烟,聊着刚刚那场球赛,以及海阔天空。兴尽而散,我们互道再见,绝没有一个人想到,三四个小时后,我们共同的这位朋友,从这台阶上方某一层楼俯冲坠地,最后就落在这阶前。

从此不去那楼。都不去了。

到墓园雨更大了,偌大园子空旷无人,家属还没到。我们车停在园门口,一车四人无话,默默看雨。一把灰伞慢慢移过来,伞下一双雨靴,裤腿多处被雨打湿。灰伞在左后车窗外停住,伞下一个保养很好的老年女人。

“来送行的?”

“我们从北京来。”

她说谢谢的时候神色有些慌张,四处张望。

“我是他小姨,来看他妈妈的,他妈妈也在这个墓园。”

她更像是急着要解释什么,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解释,跟我们,以及为什么神色慌张。

“他们就到了啊,我先走,我回家了,再见。”

看我们满脸疑惑,她又站住补充:“我们小地方规矩多,白发人不送黑发人的,我不能在的,我在他们都要跪着给我磕头的,这么大的雨……唉,没有哪年清明不下雨的……”从解释渐变为自我絮叨,走远了。

队伍来了,果然没有白发,基本是我们的同龄人。开始吹吹打打,阵仗不小,各式各样的伞,逶迤拾级而上,到了沿山而建的墓园最高处。天不知什么时候亮了,雨也停了。突然停的,在准备开掘墓穴那一瞬。

我们几个夹杂在长长的队

伍中,缓缓上前,鞠躬,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捧白菊花搁在墓穴前——“雨停了,为你停的。回家了啊,我们来送你。”

正此时,不远山道上一人飞奔而来,头发蓬乱邈邈,穿退伍军人似的绿上衣,领口开着,因为掉了两颗纽扣。裤腿半卷,脚蹬一双“解放鞋”,也是早年退伍军人常穿的。他几乎是把邻近多人的墓碑当作了梅花桩,如武林中人歪歪扭扭踩踏过来,站在我们队伍边上,立马扯开嗓子,出口成章,大段大段背诵白事仪式的常用语,声音高亢,响彻墓园。

说的方言,我们听不太懂,间或几句听清的是,各位大老板、大太太,我也挺辛苦的,你们如何如何……

这是生者的故事了。逝者已逝,看不到听不到这些了。

雨又大起来,我们重新撑伞,下山,出墓园,一年之中留给逝者、死亡的时间,就是这样了。可是,真的只有这些么?大概不是,只是暂别。■

## 怀念刘舒老师

文/邓小文

那天回到家刚吃完饭就接到杨苡老师的电话,说刘舒去世了。她已在重症监护病房呆了大半年,几乎成了植物人,虽然知道驾鹤远行是早晚的事,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非常感伤,多好的一个长辈,终于羽化解脱了。

认识刘舒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,因为工作关系,时有接触,印象最深的是她参与主持创办的南京文学创作讲习所,那时文革刚刚结束,思想刚刚解放,被封闭的文学学术刊物陆续复刊,老作家们陆续平反,重返文坛,文艺界思想活跃,生气勃勃,社会上文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,文学青年十分活跃。在这种形势下,全国第一个市级文学刊物《青春》和文学创作讲习所应运而生。

那时我家就在刘舒家旁边,她也让我参与了文讲所的一些工作。她曾热情地把文讲所的学员请到家里畅谈文学,我也会忝坐旁听,得益匪浅。有一次过年我们还在她家聚了一次餐,她先生万放诗人气息特浓,大家饮酒吟诗,陶然共忘机。我不会作诗,刘舒就让我背了一首李白的诗,帮我解了困窘。我对她的善解人意一直深怀感激。

因为住得靠近,我有时会去借书或聊天,刘舒不经意间偶尔聊到的她的经历,比后来热播的谍战剧潜伏剧都精彩。她父亲曾在北大参加过五四运动,她自己在武大也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。1948年她和万放在南京结婚后,两人住进了位于南京复成街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高级住宅区,担

负起掩护南京地下市委的工作。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是在掩护南京地下市委,解放后才知道常来家里秘密开会的5个人都是市委委员,更不知道那个看上去像普通家庭妇女、要刘舒称她‘表姐’的人竟是市委书记陈修良。他们正是在她家运筹帷幄,领导了南京的和平解放。作为南京地下党的一员,她和当年所有出生入死的战友们都因历史原因,而受到让人难以理解的不公正待遇,解放后经历了各种运动,决心书写了无数,检查也写了不少,后来历经磨难才过了文革这一关。所以一旦又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,她就特别珍惜,特别投入,令人非常感动。而对曾经的功绩刘舒老师却讳莫如深,很少提及,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深追穷问,她也只是淡然一答,就岔开了话题。

刘舒老师总是鼓励我多读多写,还送过几本她自己翻译的作品。由此我知道了她1941年毕业于成都一所教会中学,以第一名被保送进武汉大学外国文学专业。她曾翻译了当代作品《一个少女的日记》《神奇的避难所》《与毕加索在一起》《被绑架的女富翁》及英国19世纪作家查理·兰姆的散文作品等。我只读了《一个少女的日记》《与毕加索在一起》和《被绑架的女富翁》。

后来,我搬家,调动工作,和刘舒老师的接触就少了,得知她重病住院的消息,也未能及时去看望,现在想想,就很内疚。刘舒老师,我永远怀念你! ■